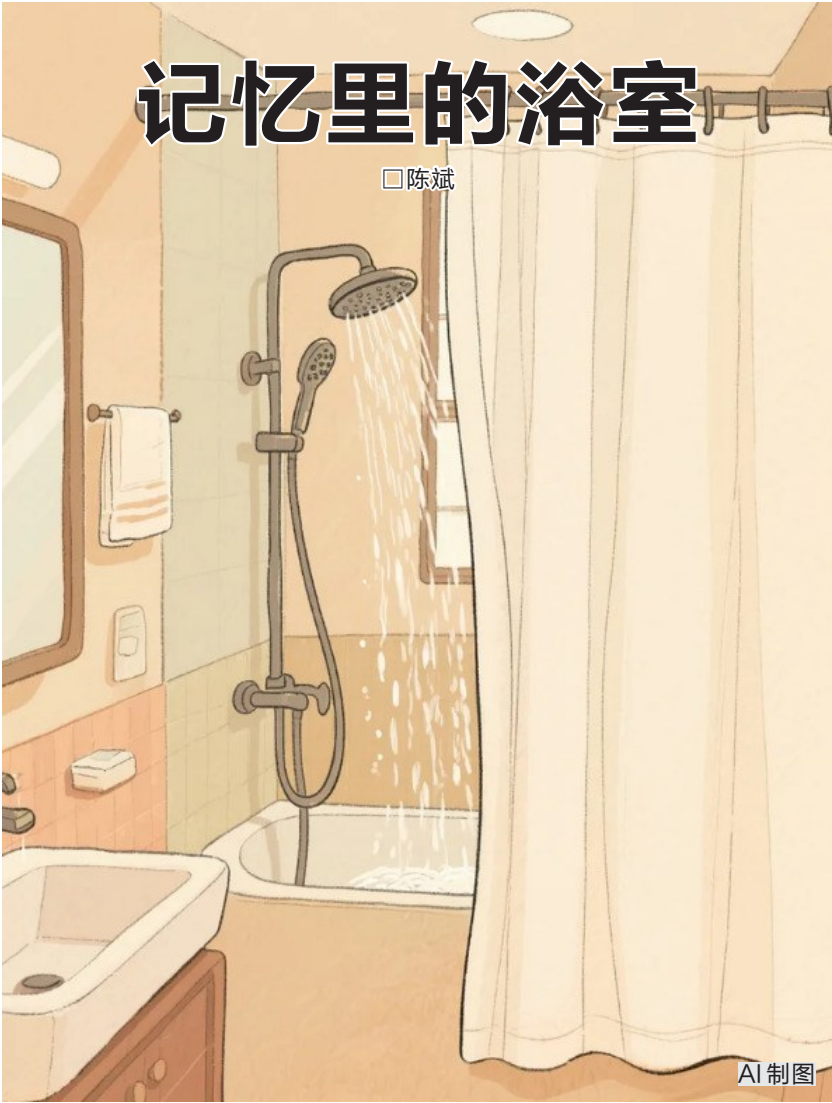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父亲那条旧毛巾，是被浴室的热气沤熟的。

以前去浴室的时候，我总盯着那条毛巾。薄，真薄，像老宣纸的边，透光。他的脊背宽大，肩胛骨处突着两块石头似的硬包，指甲缝里总是残留着些许未褪尽的肥皂沫——那是水汽和汗渍泡出来的颜色，印到纹理中去了。30年了，我只要闭上眼睛，还能看见那条毛巾搭在木盆边上，热气腾腾，像一张浸润得太透、洗褪了色的旧渔网。

父亲是个工人，早些年在车间做过车工。可在我的记忆里，他没提过多少干活的事。儿时最愉快的记忆是在那家舟山浴室。他的洗澡行头是拖鞋、肥皂盒和那条旧毛巾。

小时候，我最盼着每周跟他去洗澡。冬天风头硬，吹得脸皮都发紧。他赤着身子，胸膛上滑溜溜的水珠顺着肌肉往下淌。他给我搓背的架势，不像在洗澡，像在跟泥垢搏命。毛巾裹在手掌上，在半空停一下，把手腕的劲都攒到一处了；按下去，皮肤跟着一紧。我后来才品出味儿来，那是把寒气逼出去，把尘土揉出去，把一个成年人沉默的疲惫，一把一把地，揪进那白茫茫的混堂水里。

在池子里，他的手也不闲着。滑脱的肥皂头，他捏在掌心，合拢着，吧嗒吧嗒地打出一团泡沫。我的头发结块了，他捧把水，用指腹“嚓嚓”几下，洗得干干净净。最绝的是给我搓泥。热水里泡过的毛巾，在池边拧干了。他坐个小木凳，给我擦身，毛巾在他的手掌间跳起舞来。上一把下一把，左推右转。那双手，刚才还沉重得像两把铁钳，这会儿却灵巧得不可思议。粗糙的指肚摩挲着每一寸皮肤的肌理，顺着劲走，像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小猫。他擦出来的皮肤又红又透亮，能洗去一星期的泥垢，摸起来滑溜溜，一身舒坦。

洗完的时候，他坐在大堂的躺椅上，起开两瓶橘子汽水。瓶盖接连“啵”“啵”两声，他递给我一瓶，自己先灌上一大口，眯起眼，喉结上下一滚。气泡从他的嗓子眼里慢慢地打成囁飘出来。我默默地喝着，他也不说话，就在那对望着发呆。休息区里还是大池里面飘出来的乳白的雾气蒙蒙的水雾。他那眼神总是装满了那些我看不见的东西。

他很少教我什么。偶尔，看我趴在水面上瞅他游水，他会闷声说一句：“看准了水路。顺水，省力气，游出来的身段也舒坦。”这话，我记了半辈子。

后来，日子去得急。舟山浴室拆了，工程队开进了老街，推平的时候已是年末。我们前几个礼拜还去泡了回大池，第二个月，混堂就没了。那铺位，拆下来时，七零八落地堆在废墟里，还是暗红的，仿佛随时准备去接纳哪个睡客。

搬家时，父亲找出了旧物，我和他闲聊起这些。我用双手，一点点叠起那条干硬的毛巾，抖掉那些樟脑丸碎屑。毛巾的边缘糙得像一截枯树皮，灰黄黄的。我摸着那些破洞，心里忽然一空。

30年后，我成了一个林业人，经常跟大山和树木打交道。每次爬完山，出一身透汗，我最盼的就是洗个痛快的大水澡。生活条件好了，速热的大水器来了，一切都在提速、变轻。我的“澡堂”，从大池挪到了洁白的淋浴房。水还是那水，只是流过的路不一样了。我的“洗浴”，变成了指尖在控温阀上轻盈的旋转。我冲下的水，和着泥土与松针的气味，流进了那个叫“地下管网”的暗涌处。一捧水流走，就像从未存在过。骨头里的酸乏还没来得及在水里沷开，一次淋浴就结束了，比洗一把脸还快，轻飘得像山间的一阵水雾。

前些日子，我和父亲闲聊，翻找东西时，在柜子的最里头落满灰尘的角落，拽出一个破网兜。我打开，一股硫磺皂的气味冲了出来。是父亲的那些洗浴什物。一条起了毛边的旧毛巾，一个他摔过无数次的塑料肥皂盒，还有半块干裂的肥皂。我拿起那块肥皂，捏了捏。硬，真硬，比我记忆里还要硬。我试图想象父亲当年拿着它给我搓揉的样子，想象那股从脚底板升起、通过腰背、灌注到手臂，最后揉入皮肤的力量。

我忽然明白了他当年说的“水路”。

我把那半块干枯的肥皂，慢慢包在旧毛巾里，握在手心中。粗糙的纤维摩擦着皮肤，有一种久违的、真实的触感。

夜深了，我关上台灯，房间的光倏然熄灭，屋子沉入一片厚重的黑暗。旧毛巾隐隐地在心里存在着。我仿佛又听见那“刺啦刺啦”的搓背声，从很浓的水雾下面传来，从30年前的光阴里传来。

幸运的父亲

□宋振东

前年初，农村老家70多岁父亲的右腿经常疼痛，走路不方便，家属便在市里找老中医给父亲开了一些活血化瘀的中草药，捎回老家让父亲泡脚用。结果，泡了一段时间后，效果不是很明显。

于是，我给父亲打电话约好，利用周末的时间陪父亲到县医院找小姑进行详细检查——小姑是县医院的大夫，星期六值班。我从市里出发，父亲从农村老家出发，两人一起在县医院里会合，等我从市里赶到县医院时，父亲早就到了。

小姑带父亲找专科大夫看右腿，大夫检查了半天也没有看出啥毛病来，问父亲小时候右腿是不是受过外伤？父亲回想了半天说：“好像小时候干农活时，让耕牛踩着过脚，当时年轻也没有当回事，可能是那时候留下的病根。”大夫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，右腿痛得厉害了就吃个止痛片。

配了药，正准备走时，父亲又说，最近经常腹部疼痛、腹胀，有时还便血等。听到这些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不会有其他毛病吧，便和父亲商量，要不住院，好好详细检查一下身体吧！

我马上给父亲办理了住院手续，第二天早晨，抽血做化验和做各种检查。

早晨，父亲抽完血后做B超，发现腹腔有积水，问题有点严重。小姑马上联系大夫给父亲做肠镜，检查结果，比想象得还要严重——结肠癌晚期。当时犹如五雷轰顶，脑子一片空白，我一下子瘫坐在走廊椅子上。当大夫听说父亲是农民，没有工作时，建议保守治疗，说：“回去想吃点啥吃点啥吧！”

当时，正赶上两个妹妹的孩子马上要参加高考，为了不影响他们考试，父亲病重的事情，我谁也没有告诉，独自一人带着父亲做了各种检查，又拿着报告返回市里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和家属一起赶到省城的大医院找专家进行咨询，专家详细查看了各种检查结果后说：“可以手术。”

于是，高考结束的当天晚上，我就打电话告诉两个妹妹“父亲生病”的事，让她们在老家照顾好父亲，我在省城联系医院，一旦医院里有了床位马上来住院。

还好，没等几天就有了床位，父亲及时住院。

由于父亲病情比较严重，身体过于虚弱，增加了几天的营养后，医生才安排手术。

经过2个多小时的紧张手术，成功切除了病灶，父亲在医院里通过一个多月的治疗，终于病愈出院返回农村老家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后，身体恢复得很好，可以干一些简单的农活了。

后来，我得知在父亲查出结肠癌不久，一个远房亲戚也查出同样的病，医生也建议保守治疗，结果，不到半年就去世了。

我想，父亲还是比较幸运的，一是检查其他病时，查出了结肠癌；二是没有听从农村老家大夫的建议保守治疗，而是及时进行了手术，让生命得以延续。